



各位作家朋友,大家好。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,必须要说两句,既然再次当选主席,按惯例不说话了不下了台。在座有很多熟人和朋友,都知道我嘴拙,不擅言辞,尤其不适合这种场合说话。不会说,又义不容辞,必须得说。只能勉为其难,随便说几句,说完就算,请大家一笑置之。

首先我想用一句成语来表达心情,这就是尸位素餐,它形容某人占据了某个位子白吃白喝。说白吃白喝有点过,但是必须要表示歉意,要为自己过去几年的不作为说声对不起,在主席这个位子上,我真觉得自己是有愧意的。我想强调一点,各省各市包括一些县城,都有作协这样的组织,以我所见,南京作协很高效,实际上就两个人,只有鲁敏和毛敏两位女士,作协的实际工作都是她们在做。事实上,我们这些主席副主席都是挂名,都是挂着的羊头,大家都知道,具体工作才是真正辛苦,而一个作家协会总会有些很具体的工作,因此,我想在这对她们说一声谢谢。

其次,想说一下自己对作协组织的看法。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,反正我刚开始写作时,作协会员、主席、副主席都很神秘很神奇。现如今,神秘和神奇的光圈已不复存在,我的朋友何立伟一句调侃在圈子里广为流传,就是“忍看朋辈成主席”,这确实让人感到尴尬。也许上了岁数,文学江湖上混久了,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,忽然之间,大家都有了这头衔那头衔,譬如何立伟,他是长沙市作协主席。在如今文坛上,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

在南京市作协代表大会上的讲话

叶兆言

什么作协会员,说自己是一级作家,说自己是副主席,有时候,你发现谁都是,你真会很不好意思。

我想到一个段子,今天这样的场合说出来肯定不太恰当,可还是忍不住要说,这就是和尚与美女过河的故事。两个和尚正准备过河,一位美女愁眉苦脸走过来,请求和尚抱她过去,结果呢,和尚甲奋不顾身地将美女背过河,然后故事结束了,和尚乙越想越不对头,越想越觉得暧昧,他觉得出家人应该不近女色,应该有所禁忌,不应该这么做,心里总觉得是个事,便与和尚甲理论。和尚甲说,这事我早放下了,为什么你就不能放下呢。

我说这个段子的意思,是想说刚刚提到那些东西,什么几级作家,什么作协呀体制呀会员呀,什么主席副主席,搁在当下,就像要过河的美女一样,它很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,而写作者更像持戒的出家人,要一心一意修行,很多荤腥是不应该沾的,要敬而远之,否则就会授人口实传为笑柄,会弄坏心情影响写作。因此,最好的办法是像和尚甲那样,做了就做了,做了跟没做一样,迅速地忘记。我们都应该学习和和尚甲,开完会便把今天给忘了,一个好作家心里要尽量少搁点这样那样的东西。

最后是一些希望,很简单,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写作。南京有一个好的文坛,最直接的原因是有许多热爱并努力写作的作家,因为他们,南京的文坛应该会有希望。

好了,就说这么多,说的不好请原谅,谢谢大家。

2013年8月29日

城有城名,街有街名,连胡同弄巷也是各有其名的,皆属地名类,归政府的地名办公室管。譬如北京,一大堆的这胡同那胡同,有传统地名的延伸,也有晚近的命名,像什么兵马俑胡同、麻状元胡同、辟才胡同、官帽胡同、银碗胡同、东厂胡同、船板胡同、丰盛胡同、富强胡同、史家胡同、小杨家胡同……海了去,饱含无数历史掌故,充盈着京派文化的阵阵韵味。

其实上海的里弄,亦然,只是形成时间没有北京的胡同那么久远,19、20世纪才有,却体现了上海特有的民居环境和文化氛围,同海派文化紧密相系。严格意义上的弄堂,大约是上海所独有的。这一排排三四层的连体楼房群,一直与成千上万上海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无论上世纪初以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为特色的老式里弄,还是四十年代崛起、西风为主的新式里弄,弄堂终究是弄堂,跟京城那一方自成体系、一色平房胡同格局迥异。至于弄坊之名,南市老城厢内还留存部分中国式旧名外,大都是城市拓展,租界、华界兴起后出现的,西区、杨树浦、虹口、闸北,这就不能不烙上了民国时代的印记。或呈西方文化特征,或仍贴有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标识,名字起得风雅。

粗略算来,居地周边加上早先印象里一些弄堂的老名,还真是有点意思的。如云裳村、四明村、四

维村、岐山村、愚谷村、金谷村、陕南村、淮海坊、花园坊、大同坊、安定坊、涌泉坊、田子坊、步高里、建业里、渔阳里、慎成里、孝友里、逸邨、宁邨、怡邨、甘邨、华邨、愉园、懿园、福园、卫乐园、安乐新村、爱棠新村、茂龄新村、国泰新村、中南新村、大陆新村、新康花园、上方花园,等等,不一而足。上海还有一种外侨或社会上层人士居住的纯西式公寓大楼,内居几十户,好比立体的弄堂。早先它们的数量远少于遍布四方的弄堂,但起名也是颇具雅趣,费了一番心思的,诸如河滨大厦、登云公寓、西湖公寓、集雅公寓、开文公寓、瑞华公寓、枕流公寓、培文公寓。

可见,近代上海人对居住的环境及其名目,其实是十分在意的,既有的对设施、位置,也还有氛围的要求,讲的就是一个文化内涵,取名无非标示一个文化符号,中国传统文人就不好将自己的居所称作什么居、斋、阁、楼、屋吗?不事张扬,未见虚饰,稳重、宁静与淡定中,透着它的品位,这是一种颇可细作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取向。

而反观当下,同样的居址取名,怕就有点不敢恭维了。报纸电视广告栏,整日铺天盖地压来的又是些什么呢?日趋现代化的房地产楼盘,不过就是新一轮成批生产的住宅,哪怕一楼或数楼,也要气昂昂地号为“广场”,又是“豪苑”、“豪宅”,动辄还以“欧陆风情苑”、“国际花园”自诩,唯恐旁人不知其大、其洋、其奢,此外仿佛就没词儿了。这与先人留下的那些弄堂老名相比较,高下立判,倒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好生回味,琢磨一番的。



这个夏天去了几天巴黎,与十多年前去过的巴黎相比,城市还是那个样子,19世纪中叶建成的五层楼房还是黄墙黑顶,一幢接着一幢,这些外观基本一样、窗上的金属护栏各有千秋的房子和十多年前看到的完全一样,没老也没有新。在整个巴黎也看不到几座新建筑,和日新月异北京、上海不可同日而语。塞纳河灰绿的水还是在缓缓地流淌,岸边的咖啡馆依旧人来人往,地铁还是那么多车站那么多乘客,巴黎白天的阳光还是很晒,落日后的气温依旧凉爽,巴黎没有变,感觉上真是一点儿变化都没有。

而我感到变化最大的是中国人——我的大陆同胞多了无数倍。上次去巴黎,只是在主要旅游景点见到中国人,不过是夹杂在十数个各国旅游团中两个团队,再就是以中国人为顾客对象的老佛爷百货中国人较多。而如今中国人成了巴黎旅游大军中的主力部队,时时处处都能碰到中国人,各大购物点中国人比例更高,商品越贵的地方中国人越多。

在巴黎,我的同胞非常容易辨认,从体型和面相看,日本人、韩国人与我们差不多,只是穿着整洁一些,最重要的是日韩人士

又见巴黎

袁晔

在公众场合都非常安静,没有一丝声响,而我们却不同了,在餐厅、商店、旅馆、机场都在大声呼喊,用各地不同的方言叫着老李、小张、王局、刘处,兴奋地交流着购物的快乐,尤其是对国内价格低很多的奢侈品的幸福,手舞足蹈、旁若无人。我在商店门前数了数,差不多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提着路易·威登那纸口袋,而这些人中又有不少坐在商店门口的台阶和马路沿上聊天、歇息。

专家说,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,也不是都能当作收藏品,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,主要是身份、财富的一种炫耀。炫耀是人的一种天性,也无可厚非,如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这种天性表达得非常充分。可我某日在北京乘地铁,对面的四位女士一人一个LV,乍一看也分不出谁拿的是冒牌货,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,炫耀和显示渐渐失去了意义。而最高兴的莫过于生产奢侈品的公司,以比成本高数十倍至上百倍的价格卖出商品,何乐而不



为。有时,我想,中国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调整一下税额,如果把成千上万去外国买东西的中国人留一半儿在中国消费,多少收点儿税,国家好歹也有点儿进项。

除了导游带着去了卢浮宫、凡尔赛宫,在蒙娜·丽莎和维纳斯前挤着留个影,大部分中国游客只是对购物感兴趣,不想去巴黎的其他地方,其实巴黎很丰富,奥赛博物馆、蓬皮杜中心、荣军院,这里有罗丹、毕加索、海明威,有无数展览在举办,有无数剧院在演出……大街小巷都是历史,都是文化。带中国团的导游也没多少进步,卢浮宫、凡尔赛宫之外,也说不出多少法国。大概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服务。

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最新统计,法国是“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国家”,2012年造访法国的外国游客达8300万人次,比6600万法国人还多,中国近年猛增,已并列第三。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速度快、规模



夜光杯

大,中国有关部门预计,中国公民出境游在不久将突破每年1亿人次。再照这个趋势,中国人大有成为法国第一大数量游客的可能。如果巴黎满街都是拿着上千欧元商品坐在路边的中国人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观?有人说,这是一个阶段,过几年就好了,可中国人有十多亿,如果一拨又一拨地富起来,一拨又一拨地涌向法国、涌向欧洲,欧洲人还要接待上百年,当然中国人与外国人多一些交流是好事,要能多学点儿欧洲人的优点就更好。

夏天的巴黎10点才天黑,傍晚在塞纳河边漫步,喧嚣的商店打烊了,嘈杂的人声消退了,晚风习习,巴黎才回到了平静。

饮尽那一份孤独

徐长顺

孤独是一杯酒,慢慢喝着。喝着喝着,就老了。曾经的美女诗人,坐看落日,想着一首不老的诗。“没想到就这么老了。”我听到她的叹息。

“你还年轻着呢!”我站在一边,说。

诗人笑笑,能看出她喜欢我说的这一句话。坐在一棵树下,女诗人看着太阳落下对面的山,她说:“我很清楚自己多么脆弱。”

是啊,她从年轻走来,一眨眼,便老了。我读过她的诗:“人生啊,如梦!一下一下,自己的头发,就这么慢慢地梳白了。”

“世界不公平,太不公平了啊!”她看着我,突然大笑:“世界太公平了,在死亡面前,每一个人都一样!”

我知道她近来一直思考死亡这一个主题,写了一些诗。很多时,她很寂寞,她说:“饮尽那一份孤独,人就理解了死亡!”

太阳落下去了,最美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它给人温暖,却没有人知道太阳,在天空,默默思考什么,它也会想“我很孤独”?

诗人是孤独的。当她写出那些诗时,人们读着,为之鼓掌,她又不孤独的。

真正的诗不老。我说:“老师,我读着你的诗长大,现在我懂了你用心写作,用一生写作,宁愿孤独着,在一个不为人知道的角落,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那么优美的诗。”

为了人们喜欢的诗,她慢慢喝着孤独。

清歌行

震杳

孤山清月明,遍地花香冷。人怜花谢早,花叹人匆匆。

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面
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
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
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壘神
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
還酹江月

书法 杨永法